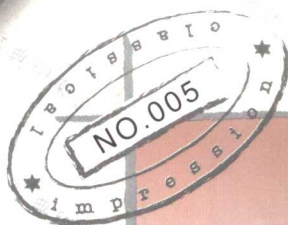


經典印象
CLASSICAL IMPRESSION



施笃姆小说

YIN
MENGHU

茵梦湖

●杨武能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施笃姆小说

YINMENGHU

茵梦湖

●杨武能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雯雯

封面设计:夏季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茵梦湖/[德]施笃姆(Storm, T.)著;杨武能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8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7-5339-1448-1

I. 茵... II. ①施... ②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德国-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德国-近代
IV. I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3534 号

茵梦湖

[德]施笃姆 著

杨武能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字数 150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448—1/I·1296

定价:11.00 元

“经典印象”书目

第一辑

麦琪的礼物(欧·亨利小说)
百万英镑(马克·吐温小说)
热爱生命(杰克·伦敦小说)
红色死亡假面舞会(爱伦·坡小说)
黑暗深处(康拉德小说)
狐(劳伦斯小说)
都柏林人(乔伊斯小说)
圣诞颂歌(狄更斯小说)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羊脂球(莫泊桑小说)
卡门(梅里美小说)
最后一课(都德小说)
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小说)
茵梦湖(施笃姆小说)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茨威格小说)
变色龙(契诃夫小说)
初恋(屠格涅夫小说)
摩哈摩耶(泰戈尔小说)
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小说)
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马尔克斯小说)
高尔基散文
卡夫卡散文
劳伦斯散文
泰戈尔散文
尼采散文

第二辑

教长的黑面纱(霍桑小说)
一则神话(纳博科夫小说)
伤心咖啡馆之歌(麦卡勒斯小说)
来日的父亲(索尔·贝娄小说)
雨(毛姆小说)
儿子的否决(哈代小说)
我们可以借你的丈夫吗?(格林小说)
墙上的斑点(伍尔夫小说)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多·莱辛小说)
茶花女(小仲马小说)
阿达拉(夏多布里昂小说)
法尼娜·法尼尼(司汤达小说)
侯爵夫人(乔治·桑小说)
局外人(加缪小说)
墙(萨特小说)
死神驾车(尤瑟纳尔小说)
变形记(卡夫卡小说)
米佳的爱情(蒲宁小说)
舞会之后(托尔斯泰小说)
七个绞刑犯的故事(安德列耶夫小说)
伊泽吉尔老妻子(高尔基小说)
番石榴手镯(库普林小说)
红木(皮利尼亚克小说)
西西里的柠檬(皮兰德娄小说)
玫瑰角的汉子(博尔赫斯小说)

目 录

茵梦湖 / 1

燕语 / 30

一片绿叶 / 64

木偶戏子波勒 / 78

双影人 / 124

译后记 / 175

茵梦湖

老人

晚秋的一天午后，从城外倾斜的大道上漫步走下来一位衣冠楚楚的老人，看样子是散完了步准备回家去；他穿的那双眼下不再时兴的带银扣的鞋上，已经扑满了尘土。他腋下夹着条细长的金头藤手杖，神态安详自如，时而瞅瞅周围的风景，时而望望面前山下静卧在落日余晖中的城市。他满头银发，奇怪的是一双眼睛却依然黑黝黝的，恰似那业已逝去的青春韶华，如今全都躲藏在他的这双眼睛里。——他看上去颇像个异乡人；过往的行人很少有谁跟他打招呼，虽然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要注视一下老人那双严肃的眼睛。终于，他在一幢带三角墙的高大楼房前停下来，掉头再望望下边的城市，然后就跨进门厅里去了。门铃响过以后，房里能看清门厅的一个窥视孔上的绿色帘子掀开了，出现了一张老妇人的脸。老人举起手杖来向她致意。“怎么还不点灯！”他讲话微带南方口音；女管家放下了窥视孔上的布帘。老人走进宽敞的过道，来到一间在四壁的大橡木柜中摆着各式瓷器花瓶的客厅，穿过一道正对门的门，进入一条小走廊，这儿有一道狭窄的楼梯，通到后楼的卧室去。他慢慢爬上楼，打开一扇房门，走进一间不大不小的房间。房中舒适而宁静，有一面墙几乎全让书架给遮住了，另一面墙上则挂着一幅幅人像画和风景画；一张铺了绿色台布的桌子上，随意摊着几本翻开了的书；桌子前面，立着一把配有红绒坐垫的古实笨重的扶手椅。——老人把

帽子和手杖放到屋角里，然后就在扶手椅中坐下来，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像是散步走累了，想要休息休息。——他这么坐着，天便渐渐黑了；终于，月光透过玻璃窗射进屋来，落在墙头的油画上；明亮的月光缓缓移动，老人的眼睛也跟着一点一点转过去。这当儿，月光正好照着一幅嵌在很朴素的黑色框子里的小画像。“伊莉莎白！”老人温柔地轻轻唤了一声；唤声刚出口，他所处的时代就变了——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儿 时

转眼间向他跑过来一个模样儿可爱的小姑娘。她叫伊莉莎白，看上去五岁光景；他自己年龄则比她大一倍。小姑娘脖子上围着条红绸巾，把她那双褐色的眼睛衬托得更加好看。

“莱因哈德，”她嚷着，“咱们放假啦！放假啦！今天一整天不上学，明天也不上学。”

莱因哈德把已经夹在胳膊底下的石板飞快往门后一搁，两个孩子随即冲进房前的花园，穿过园门，奔到野外的草地上去了。这突如其来的放假真令他俩喜出望外。莱因哈德在伊莉莎白的帮助下，已用草皮在这里搭起一间小屋子，他俩打算在里边度过夏天的黄昏；不过目前还缺少坐的板凳。莱因哈德马上动手干起来；钉子、榔头和必需的木板反正是准备好了的。这期间，伊莉莎白却顺着土堤走去，一边走一边捡野锦葵的环形的种子，把它们兜在自己的围裙中，以备将来串项链什么的。莱因哈德尽管敲弯了不少钉子，到底还是把板凳做出来了；当他大功告成后跑到外边阳光灿烂的草地上时，小姑娘已经走在离他远远的草地的另一端。

“伊莉莎白！”他喊，“伊莉莎白！”女孩应声跑来，头上的髻发在风中飘动。“快”，他说，“咱们的房子已经全部完工啦。瞧你跑得多热；赶快进去，咱们可以坐在新板凳上。我将给你讲个故事。”

两人随即钻进小屋，坐在刚钉成的凳子上。伊莉莎白从围裙中掏出锦葵籽来，把它们穿在长长的线上；莱因哈德于是讲开了故事：

“从前，有三个纺纱女……”

“嘿，”伊莉莎白打断他，“我都已经背熟啦；你可不该老讲同一个故事哟。”

莱因哈德不得不丢开三个纺纱女的故事，讲起一个被人扔进狮穴中的可怜人的故事^①来。

“……这时候已经是夜里”，他讲，“你知道吗？四周漆黑漆黑的，狮子也都睡觉了。可不时地，它们在睡梦里打着呵欠，还吐出红红的舌头；那个人吓得直哆嗦，以为是快天亮啦。这当儿，他周围突然一下变得亮堂堂的，抬头一瞅，一位天使站在他面前。天使对他招招手，然后就照直走进岩石中去了。”

伊莉莎白专心致志地听着。“一位天使？”她问，“他该有翅膀的吧？”

“这只不过是故事，”莱因哈德回答，“实际上压根儿没有什么天使。”

“啊，呸，莱因哈德！”女孩说，同时呆呆地望着他的脸。当莱因哈德不高兴地瞪她一眼以后，她又怯生生地问：“干吗他们总这么讲呢？妈妈，阿姨，还有在学校里？”

“这个我不知道，”他回答。

“可你说，”伊莉莎白又问，“狮子是不是也没有呢？”

“狮子？有没有狮子？有，在印度；那儿的异教教师把它们拴在车子前头，驾着它们拉的车穿过沙漠。等我长大了，我要亲自去看看。那儿比咱们这里美好不止一千倍；那儿压根儿没冬天。你也得跟我一块儿去。你愿意吗？”

“愿意，”伊莉莎白回答，“可妈妈也得一块儿去，还有你的妈妈。”

“不行，”莱因哈德说，“那时候她们太老了，不能跟着去。”

^① 见《圣经·旧约·但以理书》。

“可我是不许可单独出门的呀!”

“他们会许可的;你那时已真正当了我的妻子,其他人再不能命令你什么了。”

“可我妈妈会哭的呀!”

“我们还会回来嘛,”莱因哈德着急起来,“你干脆说,愿不愿意跟我去?不去我一个人去,去了再不回来啦。”

小姑娘差点儿没哭出声。“别这么生气呀,”她说,“我跟你到印度去就是。”

莱因哈德高兴得忘乎所以,一把抓住女孩的双手,拽着她飞跑到草地上。“到印度去啊!到印度去啊!”他一边唱,一边拉着小女孩转圈子,使她脖子上的红绸巾飘扬起来。唱着转着,他突然放开小姑娘的手,一本正经地说:“不行,去不了;你没有勇气。”

——“伊莉莎白!莱因哈德!”这当儿从园门边传来家里人的唤声。

“这儿呐!这儿呐!”孩子们边回答,边手拉着手朝家中跑去。

林 中

两个孩子就这么在一起生活;他觉得她常常太安静,她觉得他常常太急躁;但也正因此,便谁也离不开谁,课余时间几乎总在一道玩儿,冬天在两家母亲并不宽敞的房中,夏天在田野上和树林里。——有一次,伊莉莎白遭到老师的责骂,站在一旁的莱因哈德气得把石板猛地扔到桌上,想把老师的怒气引到自己身上去。老师没注意到他这举动。可这一来,莱因哈德再也不认真听地理课了,反倒在课堂上写了一首长长的诗。他在诗中把自己比作一只年轻的雄鹰,把教员比作一只灰老鸦,伊莉莎白则是一只白色的鸽子;雄鹰发誓一旦翅膀长硬了,定要向灰老鸦报仇雪耻。年轻的诗人眼含热泪,在自己的想象里成了一位非常非常高尚的人。回到家中,便找出一个羊皮面精装的小本子来,在里边雪白雪白的头几页上,工工整整地抄下了自己写的第一首诗。——不久,他

转到另一所学校里，和那里年龄相仿的男孩子结下了新的友谊，但这并未影响他跟伊莉莎白的关系。从他过去给她一讲再讲的童话中，现在他动手把那些她最喜欢的写下来，写着写着经常很希望把自己的某个想法也添加进去；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能如愿以偿，于是只好怎么听来的就怎么写上。写好后送给伊莉莎白，伊莉莎白则将它们珍藏在她那小柜子的一个抽屉里。晚上，她常常当着他的面把这些故事念给自己母亲听；莱因哈德在一旁听着，心中感到极大的快慰。

七年过去了。莱因哈德为了升学就要离开故乡。伊莉莎白没法设想，她从此有一段时间将完全见不到莱因哈德。使她高兴的是，他有一天对她讲，他将像从前一样为她把童话写下来，附在给母亲的信里寄给她；她呢，也得回信告诉他，她是否喜欢它们。动身的日子眼看到了；可在这之前，羊皮面精装的小本子里又增加了一些诗，只不过对于伊莉莎白仍是个秘密，虽说这个本子是由于她才存在，那渐渐已写满半本的诗中的大部分，都是因为她才产生的。

六月里，在莱因哈德离家的前一天，亲友们决定再聚会聚会，组织了一次到附近森林中去的郊游。大伙儿先乘一小时车，到了林子边上；然后从车上搬下装食物的篮子，继续步行前进。首先得穿越一片枞树林；林中空气清凉，光线朦胧，地上撒满了细细的枞针。走了约莫半小时，便出了幽暗的枞林，来到一片爽朗开阔的山毛榉林中；这儿一切都是明亮的，翠绿的，从繁密的枝叶间不时投射下来一道道阳光；在人们的头顶上，有一只小松鼠不停地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在一处旷地上，古老的榉树的树冠长拢来，形成一个绿叶拼成的透明的穹顶，大伙儿便停在下边。伊莉莎白的母亲揭开一个装食物的篮子；一位老先生自告奋勇充当司粮官。

“你们全给我过来，孩子们！”他喊道，“好好记住我要给你们讲的话。现在你们每人分到两块面包，当作早餐；黄油留在家里了，佐料必须自己去找。林子里草莓多的是，当然喽，只对能找到它们的人而言。谁笨拙无能，就只好啃光面包；生活中到处都一样。你们明白我的话了吗？”

“明白了!”年轻人齐声回答。

“好,”老先生说,“可是,你们瞧,我下面还有呐。咱们老年人在一生中已经奔波得够了,现在就留在家里,就是说留在这儿的几棵大树下,削削马铃薯,生起火来,摆好餐桌,等到十二点再煮煮鸡蛋。为此你们每人都得把自己采的莓子分一半出来给我们,这样我们也好享用一点饭后果。喏,各奔东西,老老实实把你们的收获带回来吧!”

年轻的人们扮出各式各样的调皮样儿。

“等等!”老先生再一次嚷起来,“我大概用不着对你们讲:谁要是啥也没找到,谁便啥也不用交;不过你们的小脑瓜儿得给我好好记住,这样他就甭想从咱们老年人这儿再得到什么啦。喏,今天这一天你们受的教诲已经够多了;要是你们再能找到草莓,那日子就算过得不错。”

年轻的人们也感到受的教训够多了,已开始成双成对儿地离开。

“走,伊莉莎白,”莱因哈德说,“我知道有个地方草莓挺多;绝不能让你啃光面包。”

伊莉莎白把草帽上的绿缎带结拢来,挎在手腕上。

“好了,走吧,”她说,“这就是咱们的篮子。”

两人随即走进树林,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四周潮湿而幽暗,不见一线阳光,不闻一点声响,只在头顶上看不见的空中,偶尔传来几声鹰隼的鸣叫。接着面前又出现一片密得不能通行的丛莽,莱因哈德不得不走在前头开路,这儿折断一根乱枝,那儿挪开一条野藤。一会儿他却听见伊莉莎白在背后唤他的名字,便回过头去。“莱因哈德!”她喊,“等等我呀,莱因哈德!”莱因哈德看不见她;定睛看去,才发现她还远远地在和一些小树纠缠不清,她那稚嫩的小脑瓜儿,只勉强高出丛生的羊齿植物一丁点儿。他只好又退回去,把她从乱糟糟的荆棘和灌木丛里领出来,到了一片林中旷地上;这儿开着一朵朵寂寞的野花,花间有一只只蓝色的蝴蝶在翩翩飞舞。莱因哈德从她涨红的小脸上抹开汗湿的头发,想给她戴上草帽,伊莉莎白却不肯;后来他请求她,她终于还是同意他给她戴上了。

“可是，你的草莓究竟在哪儿呢？”临了儿，她停下来深深喘了一口气，问道。

“从前它们就长在这儿，”莱因哈德回答，“也许是癞蛤蟆占了咱们的先，要不就是黄鼠狼或者小山精什么的。”

“准是，”伊莉莎白说，“叶子都还在这里嘛；只是千万别提小山精。走吧，我还一点儿不累；咱们继续找好啦。”

在他们面前横着一条小溪；小溪对面又是森林。莱因哈德把伊莉莎白抱起来，涉水到了对岸。然后走了一会儿，两人又出了阴森的密林，来到一片林中空地上。

“这儿准有草莓，”姑娘说，“空气都香甜香甜的。”

两人在阳光明媚的草地上寻找起来，然而并未找着什么。

“没有，”莱因哈德说，“那只是野草散发出的香味。”

地上到处间杂地生长着一丛丛覆盆子和冬青，它们之间的空隙又被艾蒿和绿色的浅草填补起来，充满在空气里的浓烈的芳香是艾蒿发出的。

“真叫安静呀，”伊莉莎白说，“其他的人，他们在哪儿呢？”

莱因哈德压根儿还没想到往回走。“等等，看一下风从哪儿吹来的？”说着，他把手举到空中，然而并没刮风。

“别做声，”伊莉莎白说，“我好像听见他们在讲话。朝那边喊一下吧。”

莱因哈德把手罩在嘴上，喊道：“喂，到这儿来呀！”——“这儿来呀！”那边应着。

“他们说话了！”伊莉莎白高兴得拍起手来。

“没，连个影儿也没有，那只是回声。”

伊莉莎白抓住他的手。“我怕哩！”她说。

“别，”莱因哈德告诉她，“压根儿没啥好怕。这里美极了。坐到那边的树阴下去；让咱们歇一歇。咱们一定能找到其他人。”

伊莉莎白坐到一棵枝叶扶疏的山毛榉树阴下，侧耳谛听着四方；莱

因哈德也在离她几步远的一个树墩上坐下来，默默地望着姑娘。太阳当头照着，正是中午最热的时候；一些青色的小蝇振翅停在空中，给日光照射得发出金色的闪光；包围着它们的是一片细柔的嗡嗡营营，时不时地也从密林深处传来啄木鸟叩击树干的冬冬声，以及生长在森林里的其他鸟儿的鸣啭。

“听！”姑娘突然说，“敲钟了。”

“哪儿？”小伙子问。

“在我们背后。听见了？这会儿已是中午。”

“那么城市也就在咱们后面；只要朝着这个方向一直走，准能碰到其他人。”

两人踏上归途，草莓不准备再找了；伊莉莎白已经很疲倦。终于，从树林间传来大伙儿的欢声笑语，不多时又看到铺在地上当餐桌的耀眼的白布单，只见上边堆着的草莓多不胜数。老先生上衣扣眼里塞着一条餐巾，正一边继续对小年轻们发表道德演说，一边使劲儿地切一块烤肉。

“瞧，赶鸭子的回来啦，”年轻人发现莱因哈德和伊莉莎白从林中姗姗来迟，齐声嚷道。

“请吧！”老先生冲他俩喊，“把手巾里的和帽子里的都抖出来，倒出来！让大伙儿瞧瞧，你俩找到些什么。”

“找到了饥饿和口渴！”莱因哈德回答。

“要是全是这些，”老先生冲他们举起满满一碗烤肉来说道，“那只好留下让你俩自己享受喽。你们清楚咱们的协议，这儿是不养活游手好闲的人的。”话虽如此，他到底还是经不起人家的再三恳求。接着便开饭了；大伙儿一边吃，一边欣赏着从杜松子丛中送来的画眉的歌唱。

这一天便如此过去了。——话说回来，莱因哈德还是找着了一点儿什么；虽然不是草莓，却也生长在林中。回到家，他便在自己那精致的本子里写道：

此处山丘之旁，
风息静寂无声；
巨树低垂长臂，
姑娘安坐绿阴。

姑娘坐在草丛，
碧草吐放芳馨；
青蝇营营飞舞，
纱翼闪闪晶莹。

森林多么静穆，
姑娘多么聪颖；
棕发沐浴日光，
熠熠如同鎏金。

远方杜鹃欢唱，
我如大梦初醒：
她有金色美眸，
何似林中女神。

这样，她便不仅仅再是一个受他保护的小女孩；对他来说，她已成为他那正青春焕发的生命中一切美妙迷人的情感的化身。

姑娘亭立路旁

圣诞节到了。——还在下午，莱因哈德就和几位大学生一起，坐在市政厅地窖酒店一张古老的橡木桌旁。墙上的灯点着了，地窖中已变得光线昏暗。但是客人们都不大花钱，几名侍者只好倚靠墙柱闲立着。在

屋角里，坐着一个拉提琴的老人和一个弹八弦琴的模样俊俏的吉卜赛女郎；他们也把乐器抱在怀中，没精打采地望着前方出神。

从大学生们坐的桌旁传来开香槟瓶塞的响声。“喝吧，我的波希米亚^①宝贝儿！”一个阔公子模样的年轻人把满满一杯酒递到姑娘唇边，大声说。

“我不想喝，”姑娘回答，仍坐着一动不动。

“那就唱支歌好啦！”阔公子嚷道，同时扔了一枚银币在她怀中。姑娘慢慢举起手来梳理自己的黑发，老人则凑到她耳旁嘀咕着什么；只见她将头一昂，把下巴支在了八弦琴上。“为这号人我不唱，”她说。

莱因哈德端起一杯酒站起来，走到她跟前。

“你想干什么？”姑娘倔强地问。

“想看看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跟你有什么相干？”

莱因哈德目光灼灼地俯视着她。“我清楚，它们是不诚实的！”——姑娘手托着腮，警惕地打量着他。莱因哈德举杯到嘴边。“为了你这美丽的、造孽的眼睛！”他说；说罢喝了一口酒。

姑娘笑了，猛地转过头来。“给我！”她说，黑色的美目直视着莱因哈德的眼睛，慢慢饮尽了剩在杯中的酒。随后她便拨出一个和弦，用低婉深情的嗓音唱道：

今朝啊，今朝
我是如此美丽；
明朝，唉，明朝
一切都将逝去！

此刻啊，此刻

^① 波希米亚人中有许多是吉卜赛人。

你仍然属于我；
死亡，唉，死亡
将带给我以孤寂！

提琴师正奏出快速的结尾，大学生们的桌旁又来了一个人。

“莱因哈德，”他说，“我刚才去约你，你已经走了。你可知道，圣婴已降临到你屋里啦。”

“圣婴？”莱因哈德问，“他才不会到我那儿去哩。”

“瞧你说的！你满屋子都已充满枞树枝和姜汁饼的香味。”

莱因哈德放下手中的酒杯，抓起帽子。

“你要干什么？”姑娘问。

“我去去就来。”

姑娘皱起了眉头。“留下吧！”她柔声恳求，亲切地望着他。

莱因哈德犹豫不决。“不能啊，”他说。

吉卜赛女郎娇笑着用脚尖踢了踢他。

“去！”她说，“你也不中用；你们全都不中用！”

当她转过身去时，莱因哈德已慢慢登上地窖的台阶。

街上暮色苍茫；冬天的寒冷空气使他灼热的额头感到分外凉爽。从这儿那儿的窗户里投射出来圣诞树明亮的光辉，时时还可听见屋子里吹小笛子和小喇叭的声音，其间夹杂着孩子们的欢笑。成群的流浪儿从一所房前跑到另一所房前，要不就爬到台阶的栏杆上去，偷看一下窗户口里边那些他们享受不到的美好的一切。有时一扇房门会突然打开，斥骂之声顿时驱赶着这些小小的不速之客，使他们从明亮的房前逃进黑暗的胡同里去。在另一所房子里则可能正唱着一支古老的圣诞夜之歌，歌声中分明也有少女清脆的嗓音。莱因哈德却充耳不闻，只匆匆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眼前的一切都一晃而过。走近宿舍，天已完全黑了；他磕磕绊绊地爬上楼梯，跨进自己的房间。迎面扑来一股甜香，就跟圣诞夜走进母亲布置起来的屋子时一样，立刻在他心中勾起一缕乡情。他手颤

抖着点好灯，一眼瞧见桌上摆着一个大大的包裹；解开包裹，滚出来他十分熟悉的过节吃的棕色姜饼，其中几个上面还用糖汁浇着他名字的头一个字母；除去伊莉莎白，又有谁会这样做呢！接着又发现一个装着精致的绣花衬衫的小包；包里还有一些手巾和袖头，最后是母亲和伊莉莎白的几封信。伊莉莎白写道：

这些美丽的糖字大概会告诉你，是谁帮着做这些姜饼的；为你绣袖口的也是同一个人。我们这儿圣诞夜将变得非常冷清；妈妈总在九点半钟就把纺车抬到屋角里去；今年冬天你不在家真寂寞得很哩。你送给我的那只梅花雀，它上个星期天也死了；我哭得很伤心，我可是一直很好地照料着它的啊。下午，一当日光照着它的笼子，这小鸟便唱起歌来；你知道，在它唱得太起劲儿的时候，妈妈常常在笼子上挡一块布，使它不再吱声。这一下房间里更安静了；只有你的老朋友埃利希现在不时来看我们。记得你有一次说过，他这人就像他身上那件褐色外套。每当他跨进门来，我都不由得想起你这句话，真是太可笑了。可你千万别把它告诉我妈妈，她很可能不高兴。——猜猜看，我送给你妈妈的圣诞礼物是什么？猜不着吧？是我自己！埃利希给我画了一张炭精像；我没法子，已在他面前坐了三次，每次整整一个钟头。这么让一个陌生人盯着自己的脸瞧啊，瞧啊，真叫我烦透了。我本不乐意这样做，可妈妈她老唠叨个没完，说什么这会使好心的魏尔纳太太高兴得要命的。

可你没有守信用啊，莱因哈德。你没有寄童话给我。我常对你母亲埋怨你；她听了总说，你现在事情多得很，顾不上这种儿戏啦。但我还是不相信；我想一定另有原因。

接着莱因哈德又读母亲的信；两封信都读完了，便重新慢慢叠起来，放在一边。这当儿，一股强烈的乡愁袭扰着他，使他在房中来来回回踱了好半天，嘴里低声嘀咕着，临了儿，含含糊糊地吟出下面这首诗：